

# 編者的話

《百年》通論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第三篇論及社會問題的通論，全文從頭到尾都反映出他一貫堅持的論調：每個人都由天主所創造、被基督所救贖，以及享有人性的尊嚴。通論不但是向全球教友和神職，也是向所有善心人士發表的講話。它藉紀念教宗良十三世頒佈《新事物》通論一百週年的機會而重溫過去，也在肯定東歐巨變帶來的世界性影響而關注現在，更因人類邁向第三千年期而前瞻未來，以期「激起我們的想像和創造力，喚醒我們作為唯一導師基督的門徒的責任感。」

無論對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教宗都予以批判。他指出全球馬克思主義國家所實踐的社會主義，已

導致經濟破產、官僚主義弊病叢生、疏離及踐踏人權現象出現，以及因宣傳無神主義而造成心靈空虛。但教宗并不因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沒落而一面倒地抬舉資本主義。他清楚說明，只有既承認公司、市場及私有財產，又承認人因擁有生產工具而肩負責任和享有自由創作力的經濟系統，才是可接受的資本主義。任何政治團體若要變得人性化，便該建基於有約束力的倫理境況，并且要接納與天國觀相共通的價值觀。

本期《鼎》有兩位作者縷析這篇通論。德國波恩大學牧民社會學教授 Lothar Roos 把通論論及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及消費主義的內涵勾劃出來，突

出社會學及倫理學之間的密切關係，更點出教宗呼籲今天的教會應如同百年前的教會般，敢於面對「新事物」的挑戰，與全球善心人士攜手推進和平。另一位作者是 Thomas Marti，現任羅馬修會總會長聯會之正義和平委員會執行秘書，他認為《百年》通諭的呼籲是一項對社會行動的命令，我們要把教宗良十三世所奠立的關注社會原則以新方式付諸實踐，以和平方法改造社會，把教會的社會訓導視為福傳不可或缺的要素。

本期《鼎》的另一個主題是「宗教與科學」。不少人認為宗教與科學兩者都在尋求真理，但不幸在過程中屢屢出現互相衝突的現象。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不久前曾就這個題目發表意見。方氏一反常見，認為宗教早是中西文化很重要的一部份。他指出宗教型態影響科學研究，並從中西天體學的不同取向去證明「人類文明各成份的合作和互動，包括科學與宗教在內，是既重要又必要的。」本刊邀請了三位中國學者回應方氏的文章。曾

任教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的哲學教授鄭志誠着重於指出方勵之論點背後的原因：「文化背景統御着每一個文化體系內的各種文化活動，形成一種文化格型。西方的文化背景是理智；理智傾向認知，提供知識。中國的文化卻是另一種東西，它導向價值，融入生活。」鄭教授還透過自己對道德經作者的心路歷程的體悟加以證明。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哲學教授項退結則設法擴闊方勵之的論點。他進一步列舉基督宗教對西方文化發展的很多積極影響。

還有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哲學部新主任周景勳神父，他除了表達自己對方氏論點的欣賞外，也指出方氏文章中一些欠準確之處。

最後一文介紹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服務中心」，這中心由於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曾為中國研究提供出色的服務而享譽國際，連本港現任總督衛奕信爵士亦曾在該中心做過研究。在回歸中國的未來日子，它也許還會作出另一番重要的貢獻。